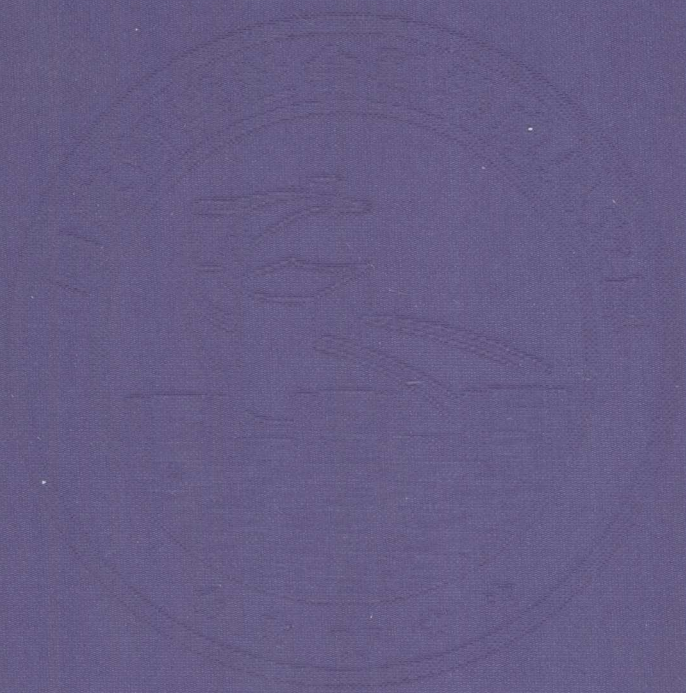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天命与彝伦： 先秦社会思想探研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 EAST LAKE STREET,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50 EAST LAKE STREET,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CHICAGO, IL 60601-1426

TEL: 773/707-5500 FAX: 773/707-0838

WWW.CHICAGO.PRESS.EDU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天命与彝伦： 先秦社会思想探研

晁福林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命与彝伦：先秦社会思想探研 / 晁福林著.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3-14045-9

I. ①天… II. ①晁… III. ①政治思想史—中国—先秦时代 IV. ①D09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8150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5532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TIAN MING YU YI LUN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京师印务有限公司

装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170 mm × 240 mm

印张：28.25

插页：3

字数：480 千字

版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60.00 元

策划编辑：刘东明 责任编辑：刘东明

美术编辑：毛佳 装帧设计：肖辉 毛佳

责任校对：李茵 责任印制：李啸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作者简介

晁福林 1943年生，河南杞县人。1965年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82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著有《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先秦民俗史》、《先秦社会形态研究》、《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霸权迭兴》等书，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自序

说到您看到的这本小书的缘由，还得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的兴盛说起。那时候的史学研究，已经不单是研究各个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不单是关注阶级斗争，而且开始关注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后来，这个研究模式也伸展到了思想史的研究层面。不少专家认为，思想史不应当只是精英思想的历史，而应当是内容比之于精英思想史更为丰富的历史。于是“社会思想”的观念也就应运而生。在史学研究中，不少专家在那个时候致力于有别于精英思想史的广泛意义上的思想史的研究，并且成绩斐然。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葛兆光先生所撰《中国思想史》是为翘楚。愚在这个大背景下也用了不少时间学习相关材料，并且以先秦社会思想为题争取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还完成了《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7 年版）一书。您现在看到的《天命与彝伦》一书就是它的续编，主要汇集了愚近年在此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

就社会思想这一概念来说，它应当包括某一历史时段的精英思想以及一般社会成员的思想，乃至社会上的落后或反动的思想。如果要找一个系统来容纳社会思想，可以说它是社会史的分支，也可以说它是思想史的分支，或者说它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交融。可以肯定的一点应当是社会思想，不应当是关于“社会”的思想，如经济思想、政治思想之类。关于社会思想这一概念的定位，我在前一本小书曾经用不少文字来分析，今天看来尚无大错。我也准备沿着这一思路继续学习和研究。在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社会思想并非是一个无所不装的“大筐”，它还是应当具有其基本内涵和范围的，它应当是某一历史时段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

这本题为《天命和彝伦》的小书，主要集中在社会思想这一领域的三个

问题进行探讨。

一是先秦时期天命思想的变迁。在古人的彼岸世界里面，“天命”这一概念至关重要。它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神灵世界，而且影响到社会政治与社会生活。例如，春秋中期楚庄王气势汹汹问鼎周王朝城下的时候，已经很弱小的周王朝派王孙满对楚庄王讲了一番“天命”的话，就将其折服，使他不敢造次。这番话是：“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①“天命”之威力于此可见一斑。春秋时人所说“国之存亡，天命也”^②，应当是一个普遍性的观念。就社会成员个人言，也与天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儒家认为人的本性是天命使然，所以《礼记·中庸》开宗明义地说：“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儒家强调个人必须遵奉天命，“恭俭以求役仁，信让以求役礼。不自尚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③个人修养，不管是仁也好，义也罢，最终都还是要听天命的决定。自从夏商时代以来，“恪谨天命”^④、“恪知天命”^⑤，不仅是立国之根本，而且也是个人行事的圭臬。其影响之深之大，在各种社会观念中无过其右者。先秦时期社会思想中，对于天命的认识和探寻，成为一条主线。

二是先秦时期各个历史时段的人们对于社会伦理与行为准则的认识。人必须生活在社会中，必然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所以人必须遵循一定的伦理规范。在商周时代，这些伦理规范多铸造于彝上以传之久远。在商周时代浓烈的敬祖观念下，各级贵族常把祖先的功烈懿行铸造在彝器上，起到垂先示范的作用，这正如《礼记·祭统》篇所说：

铭者，论撰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勋劳、庆赏、声名，列于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显扬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顺也。明示后世，教也。夫铭者，壹称而上下皆得焉耳矣。是

① 《左传·宣公三年》。

② 《国语·晋语六》。

③ 《礼记·表記》。

④ 《尚书·盘庚》。

⑤ 《尚书·大诰》。

故君子之观于铭也，既美其所称，又美其所为。为之者，明足以见之，仁足以与之，知足以利之，可谓贤矣。贤而勿伐，可谓恭矣。

彝伦之称，应该是与彝铭有关系的。后世每以“常理”之意释彝伦，^① 其实若追本溯源，则可以看到“彝伦”一词当与彝铭的这种示范教化的作用不无关系。《诗·大雅·烝民》篇谓：“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理解诗意当以商周时代彝铭为说。“物”者，彝器也。“秉彝”，意即秉持效法彝铭所载的祖先的美德。在商周之际，周武王和箕子曾经深论“彝伦”之事，反映了周初对于重构社会秩序的高度重视。

三是社会精神的发展。若从哲理的角度看，就先秦时期而言，如果说天命是彼岸世界之巨擘，那么，彝伦就是此岸世界的准绳。然而，我们还是可以再进一步探讨一下，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有无充盈其间的东西呢？愚以为在天命与彝伦之际，还有一个社会精神的问题。精神是高层次的社会观念，民族的凝聚力和活力往往靠民族的精神来维系。说它形而上也好，说它形而下也罢，反正其重要性是必然存在的。民族认同问题是近年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民族精神理所当然地成为此一问题的核心之一。愚以为，相关的讨论应当从认识“人”自身开始，因为这是人的精神的出发点之一。

完成这本小书之后一个感想是，社会思想的范围太大，问题太多。我的所谓研究只能算是以蠡酌海，以管窥天而已。其中的谬误和不足，尚不知凡几。还请专家多多指教。

晁福林

2011年1月19日序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商周文明研究中心

① 在先秦时期较早的文献中，“彝”之意主要有二：一是“常”，如“彝酒”、“彝训”（《尚书·酒诰》）、“彝教”（《尚书·君奭》）等；一是准则，如“殷彝”（《尚书·康诰》）、“非彝”（《尚书·召诰》）、“民彝”（《尚书·洛》）等。彝和伦合用，当指常理、常礼、常法。

目 录

自 序	(1)
第一章 “恪谨天命”：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	(1)
一、通天之路：“数术”的起源及其向“学术”的蜕变	(2)
二、祖先神·天神·自然神——论殷代神权	(18)
三、作册般鬲与商代厌胜	(38)
四、通天神人：商代的巫与巫术	(48)
五、由强而弱：商代神权鸟瞰	(60)
六、神圣之源：殷墟骨白刻辞“示屯”及其相关的一些问题	(74)
七、“文王受命”：上博简《诗论》的若干启示	(82)
八、“时命”与“时中”：孔子天命观的重要命题	(106)
九、从上博简《诗论》第 25 简看孔子的天命观 ——附论《诗》之成书的一个问题	(123)
十、上博简《诗论》与《诗经·兔爰》考论 ——兼论孔子天命观的一个问题	(136)
十一、周太史儋谶语考	(146)
十二、宋太丘社考	(156)
第二章 “彝伦攸叙”：尘世间的准则与秩序	(163)
一、说“彝伦”——论殷周之际社会秩序的重构	(164)

二、金文“蔑历”与西周勉励制度	(182)
三、从相关彝铭看先秦时代的荐臣之事	(197)
四、孔子与《鸣鸠》——读上博简《诗论》札记	(209)
五、诗意礼学：谈上博简《诗论》所载孔子对于《诗·大田》的评析	(231)
六、《诗经·卷耳》再认识 ——上博简《诗论》第 29 简的一个启示	(241)
七、“浑厚”之境：论上博简《诗论》对《诗·小明》篇的评析	(260)
八、社会秩序中的君子人格与君子观念 ——上博简《诗论》的启示	(274)
九、相和之乐：从上博简《诗论》看周代的君臣观念	(285)
十、英雄气短：春秋初期社会观念变迁之一例	(306)
第三章 “心之精神是谓圣”：社会思想的菁华与核心	(320)
一、认识“人”的历史 ——先秦时期“人”观念的萌生及其发展	(321)
二、从“浑沌”中走来的人类精神觉醒	(338)
三、从“华夏精神”到民族精神	(344)
四、试论民族精神中的“变”、“通”观念	(374)
五、人世间的忧愁：上博简《诗论》第 26 号简的启示	(380)
六、欢乐下的严肃思考——《诗论》“关雎之改”与《诗·关雎》探论	(398)
七、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410)
八、试析上古时期的历史记忆与历史记载	(420)
九、史家主体意识的形成——论《逸周书》	(425)
后 记	(435)

CONTENTS

Author's Preface	1
Chapter 1 "Abide by the Will of Heaven": Mu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the Will of Heaven in Pre-Qin Era	1
1. Road Leading to the Heaven; From Necromancy to Academic Learning	2
2. Ancestor, God and Nature God: A Study on the Shang Dynasty's Thearchy	18
3. The Official Historian-Ban's Turtle and the Witchcraft in the Shang Dynasty	38
4. God-Man: The Necromancer and Witchcraft in the Shang Period	48
5.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hang Thearchy	60
6. The Source of the Sanctity: A Study on "Shi Tun" on Oracle Bones from the Yin Ruins	74
7. "King Wen's Reception of God's Order": Revelations from Confucius' Comments on <i>Poetry</i>	82
8. On Confucius' Important Propositions about the Will of Heaven: Timely The-Fate and Timely The-Mean	106

9. Confucius's View of the Will of Heaven from the 25 th Strip of <i>Poetics</i> in Shanghai Museum; And How Was <i>Poetry</i> Produced	123
10. A Study on the <i>Poetics</i> in Shanghai Museum and the <i>Tu Yuan</i> <i>Poetry</i> ; And an Issue of Confucius' Thought about the Will of Heaven	136
11. A Study on the Zhou Official Historian-Dan's Prophecy	146
12. A Research on the Song "Tai Qiu" Shrine	156

Chapter 2 "The Norms are Put in Order": The Social Norm and Order

.....	163
1. Restructuring the Social Order during the Dynastic Change from Shang to Zhou	164
2. "Mie Li" in Bronze Inscriptions and the Incentive Mechanism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182
3. Official Recommendation Practice in Pre-Qin Era Based on the Texts of Bronze Inscriptions	197
4. Confucius' Comment on <i>Shi Jiu Poetry</i>	209
5. Confucius' Comment on <i>Da Tian Poetry</i>	231
6. Reconsideration on <i>Juan Er Poetry</i>	241
7. Confucius' Comments on <i>Xiao Ming Poetry</i>	260
8. Nobleman's Personality and Idea in Social Order	274
9. The Harmonious Music: A Study on the Thoughts of the Monarch and Its Subjects Based on <i>Poetics</i> in Shanghai Museum	285
10. An Example of the Change of Social Thoughts in the Early Stage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306

Chapter 3 “The Heart Spirit Is Holiness”: The Core of Social Thoughts

.....	320
1.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y of “Man”: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the Perception of “Man” in Pre-Qin Era	321
2. Human Spirit Dawning upon from Chaos	338
3. From the Huaxia Spirit to the National Spirit	344
4. “Change Could Make Improve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nnov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National Spirit	374
5. Sorrow in Secular World; Revelation Based on the 26 th Strip of <i>Poetics</i> in Shanghai Museum	380
6. Serious Thinking in the Happiness; On <i>Poetry</i> from Bamboo Books Collected in Shanghai Museum and New Interpretation of “Carambola in the Low Lands” of the Book of Song	398
7. Reminting History: The 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istory as Mirror” in the Pre-Qin Era	410
8. On the Memory and Record of History in Ancient Times	420
9. The Historian’s Awareness of His Subjectivity as Reflected in <i>Yizhoushu</i>	425
Postscript	435

第 一 章

“恪谨天命”：先秦时期天命观念的演变

在“恪谨天命”观念的指引下，先秦时期的人们普遍敬畏天命、尊崇天命。此正如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①总之，对于天命的“知”而“畏”之，乃是先秦时代人们的共识。所谓在那个时代已经出现了“人定胜天”之类的唯物观念，只是一种子虚。

那么，先秦时期人们笃信天命的情况如何呢？

一般认为，商王朝的人笃信天命在己，而经过商周王朝的移易，周王朝的人则开始对天命有所怀疑。关于这种情况，郭沫若先生很早就解释说：

……殷时代是已经有至上神的观念的，起初称为“帝”，后来称为“上帝”，大约在殷周之际又称为“天”……由卜辞看来可知殷人的至上神是有意志的一种人格神。……周人一面在怀疑天，一面又在仿效着殷人极端地尊崇天，这在表面上很像是一个矛盾，但在事实上一点也不矛盾的。请把周初的几篇文章拿来细细地读，凡是极端尊崇天的说话是对待着殷人或殷的旧时的属国说的，而有怀疑天的说话是周人对着自己说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②

^① 《论语·季氏》。

^② 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4页、第334—335页。

这是一个非常著名且影响深远的论断，后来有不少人称引。但是，依愚之见殷代并没有所谓的“至上神”的观念，周人讲天命也并非这边一套、那边一套的两面派。这方面的问题都值得深入地再探讨。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天命思想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那个时代的思想家对于天命问题有了更多的新的思考，出现了不少新的认识、新的理论。孔子的时命观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在古代中国的思想史上，孔子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伟大人物，他的天命思想亦是如此。

在本章的开头部分我们探讨的问题并不直指天命，而是讨论上古时代人们对于天命探寻的方式的演变。商代的“厌胜”之术、春秋战国时期的神社祭祀与谶语，也与探寻天命有一定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原来上古先民有如许复杂的认识，有如许之大的想象空间。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久，人们才逐渐把对于彼岸世界的认识、对于天命的探寻，奠定在一个比较科学的认识基础之上。

一、通天之路：“数术”的起源及其向“学术”的蜕变^①

五帝时期发生了“绝地天通”这样一件大事。《国语·楚语》下篇记载了这件事情：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

在帝颛顼之前，人人皆可为巫史，皆可直接与天交通。帝颛顼改变了这种局面，将与天神交通的权力集中起来，断绝了人人皆可与天神交通的道路。那么，帝颛顼以前以及其后人们与天神交通的道路（即通天之路）的情况是怎

^① 本节内容系笔者于2010年春访问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时，在史语所所作学术讲座的部分内容。

样的呢？这条通天之路就是最初的“数术”。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很久，“数术”仍然有很大影响。但是随着人类精神的觉醒，人们逐渐能够理性地、科学地认识“天”的时候，“数术”就渐渐地向“学术”蜕变。“数术”对于社会的影响虽然趋弱，但却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即使在科学昌明如今之时，我们还会不时看到“数术”的影子。

对于天命及彼岸世界的探索，以及上古精神文明的演进历程皆非直线上升式的，而是一个曲折往复的缓慢渐进过程。推进古代文明发展的多重因素中，精神与思想的发展是一个重要方面。精神文明的演进亦是多方面的，由“数术”到“学术”的发展可能有较多材料可以说明，是一个让我们看得比较清楚的线索。我们研究上古社会思想的时候，应当注意到这一演进历程的曲折往复和缓慢渐进。这一行程中，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发展固然是重要的基础，但是在今日看来当时充满谬误与迷信的“数术”的发展也是一个推进的力量。由“数术”到“学术”的演进，反映了上古先民对于精神世界探索的复杂性。

（一）“数术”的出现：洪荒蒙昧中的进步

上古由蒙昧、野蛮进入文明时代的时候，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在缓慢地剧烈运转。其中在精神文明方面也在萌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于这个社会阶段的人们来说，天人关系，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最初的备受关注的问题。人们对于天地神灵充满着无穷的敬意和神秘感，在“神”的面前，人们展现出两种思考和态度，一是祈求赐福与保佑，二是将神灵的力量化为己有。后来的祭祀与“数术”，当即由此二者而萌生。祭祀基于人们对于神灵的祈求，“数术”则基于人们化神力为己力的愿望。人们的这两种态度，都是原始人类对于天地神灵的最初的思考和认识。当时人们的这种认识，无论是哪种思考和态度在今天看来，都是非常的幼稚和迷信、充斥着荒诞与错误，但在那个科学文化远未昌明的时候，对比着蒙昧与野蛮，这已经是一个精神文明方面的很大进步。原始的祈祷祭祀和“数术”虽然幼稚和迷信，但它毕竟是人们思考的产物，在洪荒蒙昧的时候，从没有思考到出现了思考，这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是初期人类的思考与意识（亦即思想与精神）的从无到有的巨大进步。

迄今为止，关于上古时代原始的“数术”情况的考古资料，以 1982 年发现于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地画最为著名（见图 1 和图 2）。